玉堂叢語

玉堂叢語卷之五

太史瑯琊焦竑輯
晉熈方應乾校
錢塘徐象櫺刊

識鑒

高帝渡江取太平陶安與李習等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今有主矣　上名安與語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其志皆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

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天下不足平也上曰足下言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以臨四方何向不克　上喜從克金陵由行省都事拜左司員外郎郎中吳元年置翰林院開禮樂二局名爲學士凡製度儀章諸所草創皆委之錫以誥命曰朕初渡江爾首謁軍門贊襄政務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illegible]要成建白以忠出納惟允

朕甚嘉焉頃開翰苑以崇文治設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賢莫先於爾尚勤獻納贊我皇猷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劉基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適 上名基基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基以爲宜遡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劉基陳時策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用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　上召基入内基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如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但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基策乘東風發伏

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功賞基燾辭不受

朱升以衞國鄧愈薦被徵入見顧問稱旨 上問之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上嘉其材遂參密議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

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曾魯索其文觀之使者靳不與魯不可使者不得已出之外則

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詹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使者頓首謝過皆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詹取其副覽之其王乃陳叔明詹曰前王陳日煃爾今驟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蓋日煃爲叔明所逼而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愳故托修貢以覘　朝廷之意　上叱之曰島夷何

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

永樂年一日且暮寧夏報被虜圍　上急召閣下諸老皆已出惟編修楊子榮赴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以何處兵往救子榮徐曰不須救也　上曰何也子榮曰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　上頗回顏曰

明日與諸老來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子榮以報書示之曰卿何料之審也喜見
於色問其名曰楊子榮命去子字單名榮即命
入閣寵遇日隆然入謀於內未嘗以宣於外外
人亦不知趨之故成永樂之治文敏才實通敏
機務沓至斷決如流而善承人主意徐引於正
二楊皆以諫東宮事繫獄累年文敏雖嘗諫
上不罪也說者謂其相業有姚崇之風焉

永樂初 成祖一日出右順門名內閣諸臣獨楊榮一人在出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嘯聚者已悉復業 朝廷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曰非觀至不下其降勅褒觀榮讀訖奏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褒也從之後詢之果然榮自是益見重

虜酋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
束請 朝廷刻制詞於金錠集諸部長磨酒飲
之以盟 上以問翰林諸臣黃淮對曰胡人狼
子野心使各自爲心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則力
大難制矣此舉實爲奸謀也 上顧左右曰黃
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
目前耳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

吉對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
廷如此臨事可知宜捲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
先聲有以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决
王振謂三楊曰　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
倦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
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即薦
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
輩矣一旦内中出片紙以某入　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歎服
大同猫兒庄本北虜入貢正路至是虜使有從
他路入者　上因守臣之奏許之姚夔請筵宴
賞賜一切殺禮虜使有後言夔令通事諭旨云
彼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故　朝廷有
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來疑非迤北頭目比
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
得馭夷之體

成化間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算上命一中貴至兵部查西洋水程時項公忠爲尚書劉公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一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笞都吏令復檢凡三日夕莫能得劉竟祕不言命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後項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安得失去劉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時所費

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此大臣所當切諫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絕其根尚足追究有無邪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天順初奪門報功須賞者甚衆要溥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今日封侯伯皆非矣獨一人未封汝言曰是誰溥曰當時非奉 皇太后手詔

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蓋以迎復之功歸

諸 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 英宗

皇帝即命擇日上 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語

載錢文通譜略中

天順初石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內閣詢

其狀其人盛陳戰伐且稱斬首無算皆梟於林

木不能悉致岳正取地圖指示曰某地至某地

四面皆沙漠梟於何所其人驚伏

丘仲深編修與修英廟實錄或謂于少保之死當著其不軌丘曰乙巳之變微于公天下危矣人挾私誣之其可信乎或謂黃竑易儲之奏出尚書江淵丘曰竑殺其兄而以此覬免死且廣西奏摺用土產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土摺

陝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乞頒示天下以為傳國之寶復出也傳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贋作無疑即使非贋人主

受命在德不在璽自前世以秦璽爲寶得之者
君臣動色相慶我 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
之璽傳之 聖子神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
藉於彼哉 上迺以其璽爲磨藏之
平涼土達滿四反官軍累失利都御史項忠奉
詔討之時策其必成功而朝議咸欲再遣將彭
時與商輅執不可或動以危語時不爲動未幾
獻俘至議者始服

胡儼嘗典湖廣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他日立玉堦方寸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私曲後溥歷内閣少保爲時名臣人服其識

趙榮微時館其舅翰林薩琦家楊文敏公一見深器之言孟仁貴於其舅後果然

楊士奇南還祭掃先塋至南京黄福以病不出

士奇即往見之福驚曰公輔　幼主一日不可
離左右何爲遠出至此士奇服其言
尹旻素負學識善斷大事尤精鑒雅記每經銓
注雖稠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時料人壽夭
成敗歷歷多奇中
尹公旻司銓日閩士翁旻以貢就教職公試之
不許曰子當科第發身後果舉進士終廣東副
使又有三舉子選知縣邑不豫公曰莫以知縣

為小官且去做看後三人皆不稱其職人稱公之識鑒

劉公大夏善知人自兩廣來經某所總帥毛倫謁公舟中拜起涕泣不已公曰奸人之雄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逆瑾戍肅歸至某所過都御史某見其趨從服食之盛公曰富貴之徒也必不善其後卒如其言

劉公大夏謫戍時參戎某遣使饋公勑使不受

以返公曰第歸語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十錢苟受汝金而僕竊以逃孤身沙漠非陷之死地乎時同戌鍾尚書頗攜囊篋未幾僕果竊而去人謂公如神

楊公廷和才器恢廓鄉先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諸子

姓布列中外甚衆予愼復舉進士第一人賀者畢至公顰蹙曰君知為傀儡者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何賀為以何公以議禮不合去愼謫戍滇南而僉事恂以殺人抵大辟家聲頓衰

寧庶人者浮慕文先生徵明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卧不起於金幣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虚其

左而待若不能效枚叔長卿叟稱樂耶先生咲而不咎亾何寧竟以反敗

張居正少穎敏絕人爲諸生渺小而是時尚書顧公璘撫楚行部試其文奇之已得令見夫人奇之曰此兒國器也遺以金錢爲膏油費明年舉於鄉謁謝璘解所繫犀帶以贈曰爲若異時圖腰飾然當且玉不足久溷也

方正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爲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吏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也

澹然陳公以南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以爲言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固

謂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爲名先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乃遣人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爲走筆書之而却其禮竟不往見故爲祭酒十八年不遷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祭酒陳公久不遷泰和王公直時爲天官從容語公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冠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托公爲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

口講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頓服卒寢之前輩風節巖巖有如此客座新聞

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諸司皆餞之江上薛公宣獨不往英言於朝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爲京堂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爲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値語其僕曰若王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詣謝明日朝退又

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爲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曰原德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

薛文清初入閣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不留我爲先生啓　上請敕書

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曾齋去元世祖賜勑書以敎人曾齋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勑書也其若資其養爲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行狀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 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不聽又見石亨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即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饑糧俱

乏日中猶未舉火吟詠不輟子淳私慍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恬不爲意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正統丁卯劉宣補父戍盧龍徒步學京師冬無纊手足皸裂忽凍死道上有老嫗飲以羹復生夏嘗中暍有遞夫以熱土覆臍掬園瓜食之乃復甦巳北虜假貢獻圖窺伺公上疏言虜不可信宜豫爲備後六師失利公從武官守天津

密賚戎事或誘之逃或留妻以女皆弗聽事定乃返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景帝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其遜也疏言劉鉉呂原可大用會易儲議起禮部兩亞卿俱缺議必得有才力者爲之　上命欲用鉉陳循

乃擬鉉以進江淵戚言鉉才薄不可用乃易彭
琦鉉聞淵言曰此深知我久之鉉爲祭酒一日
報欲易儲諸司皆勸進司業請祭酒列名鉉曰
我輩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乃止迨　英廟復
辟閱諸疏見勸進無祭酒名問祭酒何人徐有
貞以鉉對　上曰吾欲一識之因名對文華殿
曰卿可遂傳東宮乃擢少詹事後以完名終卒
諡文恭

章文懿立朝決大疑臨大事凜不可奪自號慥夫或勸公少貶以徇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故悅公者寡　言行錄

章文懿爲庶吉士時劉定之方敎諸士一日以小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郤園中葵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公言天下之人有懽悲愁羈患貧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堂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

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燈詩遂不肯爲疏人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爲第一也　餘冬序錄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

朱恭靖公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席一車爲公買

宅賁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眞僞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於城外平價售之

召復羅一峰脩撰常道者語人曰某之夜宦我之力也乃無片言謝可乎先生聞之曰渠非私我也坐是改南京供職三月以疾辭章三上始得歸

楊守陳官五品十六年所教中人已多貴幸凡

頂黻者率因之以進獨公泊然無所藉有欲出力援之則謝曰我婺婦也抱節三十年乃垂老而改志邪薦紳往往傳誦其言

王文恪與壽寧侯有連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斥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昭德吾嘗恥之廼今自附壽寧耶

劉忠宣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尤不喜屬吏承

奉有曲意承奉者未嘗喜不見者未嘗怒也
謝文正初入翰林為御史某躐陞都憲臺中循
例請公文為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
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王華才識宏達操持堅定方賊瑾用事士大夫
爭走其門華獨不往華子守仁論瑾瑾怒逐守
仁顧素敬慕華不輒遷怒間以語人欲諷使就
見華不往及轉南京瑾又使人言華不久當召

用冀得往謝華竟不往其平生大節如此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輊士夫士夫或與善賢因
是請改牙牌製如羣僚印文改方者傅珪不可
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敢亂法爾寵可常保
吾即遺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新之
陸文裕公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愛
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
任即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文裕云寧可學

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堅意不從乃已
正德戊辰會試崔銑爲同考官執欲私其子以
托銑銑不可竟出他手時閹瑾竊政因戊元老
奴僕端揆銑與脩撰何瑭見瑾長揖而已瑾怒
謂其黨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書生輕薄
如崔銑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瑭謂曰吾兩人
不可易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實錄成瑾
僞傳　上旨史臣未練政體各降俸一級調部

屬州縣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儲歲縱
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爾謫倔也
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竟革姦庚
午瑾誅　名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爲同考時輔
臣治文義銑上書勸以及時悟　上救民薦賢
理財强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　南雍志
邵康僖魁禮闈逆瑾虐燄方熾同年多請往謁
公毅然卻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

自銑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爲狀元亦不往與論並高之家傳

屠應埈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家百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苟狗私請安用試爲遂行至則夢人有以耽進者辭不受覆地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馬公汝驥調澤州知州澤故多王府王卒聽用羣小暴侵民利澤人苦之而未能禁也乃因事

稍懲其左右不法數人爲條告誡暴止又王以書來請私好答使者去巳即投書櫝中封之所請或於法得釋又使將謝乃引使者至櫝前啓取書還之實未發爲報曰法誠如是吾安敢低昂狥情乎後書不更至矣

衡山待詔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諳額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答拜東橋答曰此所以爲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

文衡山乎

衡山有病起遣懷二律益不就寧藩之徵而作也詞婉而峻足以拒之於千里之外詩云潦倒儒官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黄葉暗松關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閒經時臥病斷經過自撥閒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

生與鴻冑受羅心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
儒科後寧藩敗凡應辟者崎嶇萬狀公獨晏然
始知公不可及也　讀書筆記
萬公士和介然絕不為詭隨故當忤分宜去某
已又忤新鄭去貶貳已又忤江陵去卿即華亭
稱與公最契者華亭請老諸大臣各疏留公獨
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

廉介

宋潛溪臨財廉介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雖賫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勑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行狀

張洪洪武間以明經薦授 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元年擢行人奉使日本卻其餽金二年復使

巡東僉茶政於番界亦不受餽時緬甸宣慰
雞塔殺孟養宣慰刁木旦併其地命洪齋　諭
責還所侵地立孟養後塔不服凡六往始聽命
塔欲毒之服其誠信乃已
廖欽經河內休於途民見之曰是我昔日父也
公紿曰我商人非爾父於是聚老少爭識公乃
羅拜於前公不能隱競持酒肴相慰藉明日各
持縑以遺公須臾聚數百匹公辭不受民曰父

有德於我欲報無所今父幸涉我境特此以報父願辟受之公曰我何德於汝縱汝德我何不受我以德乎苟以所贓爲可受則昔之所爲不過沽名以覬今日之利我豈受哉民益懇請受公揣知其意牢不可郤一夕不告而去其所行類如此

吳游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莫之知也或

慮溥久人不遷勸其少貶者荅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天下之爲士者皆高之家素貧而篤於義故人有遺孤貧無依者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予與弼以道學聞於時亦古朴有父風天順中以隱士徵授左春坊諭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南雍志

張以寧清潔自守所居蕭然未嘗營財産其奉使也襆被而往臨終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

徵累察都無陞賞金有詩文數十卷號琴屏集

黎文僖淳性耿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責之曰古之爲令拔葵枕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高毅官至台鼎家業蕭然敝廬殘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乃數椽蕭然有古大臣之風

上即位嘗頒詔外國江西劉玥以侍講使交南

時交人吞占城侵緬甸或難其行劉毅然上道携二僕由南寧直抵其境交人駴曰昔之人皆航海來颿檣蔽洋貿重易奇今豈自天下耶何其簡速也奉迎館候覘昔倍恭陪臣拜跪劉據大明集禮之文受之不與交一語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即行王大驚曰一國生靈命緣天使致饋遺豐腆倍昔金珠犀象珍玩甚多劉一不顧復令陪臣要於路期必致之劉復書示以初

入關詩咫尺天威誓肅將寸心端不愧蒼蒼歸裝若有關南物一任關神降百殃交人益敬悚遣陪臣入謝表有朝臣清白之語云

端木孝文溧水人尚書以善子與弟孝思皆以儒士起家孝文爲翰林待詔孝思爲翰林待書先後使朝鮮以清節爲遠人所服立雙清館應天府志

尚書童公軒性寡合不妄取予居南京時家人

衣食或不給惟三原王公餽以米及白金或不受毘陵王尚書與知其介不敢致餽値有持禮幣求文者因謂曰童公之文勝余令人導汝往求之至則童公問其人曰汝自來乎抑有使之者乎其人以實對遂却而不納其介如此　濯纓亭筆記

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來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籮一服無紗羅日給惟猪肉一

斤乳豆二塊菜一束醬醋水皆取主家結狀更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勞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云云人皆錄辭而焚香禮之

王恕以中丞撫兩淛致政　朝廷命馳驛還鄉公舟至驛旁先命夫人與家衆投宿民居然後單騎赴驛官吏固請同寓公辭之一切餽遺不受

三原王公爲吏書署於門曰宋人有言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於入我寧不自恥哉一將帖然使非眞誠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增多口矣

何淡所撰李克嗣墓志銘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大夫多以富爲諱

爭自灑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
衆必問曰好衙門否聞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
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
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
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充闢之名乃今知之爲
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
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
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

萃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一項羨
餘銀自來不上庫簿舊任者皆公然取去以充
囊篋相襲以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適前任有
遺下未盡將去者庫吏以故事白云不當附庫
簿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
做好人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多時誠有愧古
人非丈夫也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銷毫無
所取云 (南稿集)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銜摘以事逮官校逮繫檢其槖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

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侍坐有與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令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於庭乃啓緘取扇而歸其帕云公致政後遂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

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邃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耿子曰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醵金錢賻之乃克葬又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會之費云彼時權璫狂猘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

朱偕册封安南國王克正使禮成亟返饋遺無所顧持大體不與陪臣倡和

公暘居官清約過甚不異布衣時每升監來一牝羸蹀蹀行旁觀者若不能堪暘自若與簿愧公廪私益以斛公知之歸其益切讓之曰吾雖貧何相賊也懼謝而去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少襄某獨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實珠一斗受之客旣退分

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爲常夫爲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於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念菴集

文徵明家居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溢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最愼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鋌他珍貨值數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於先

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于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與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得見先生爲恨

每勳戚大臣病故 上遣諭祭喪家輒厚幣爲謝習以爲常劉公春曰以尚書而受其贈遺豈惟輕已如 國體何故事功臣襲爵表謝又皆禮部堂上分撰謝以銀幣悉却之其謹峻有守如此

賢奕錄云石公瑤澹約性成竊竊自戢位躋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修局肇開公不逐世好亦不迥立異幟嘉靖初入閣嚴誠剛從不濫交與謁者以帕爲儀見則還贄致政歸行李僅配不滿一輿

念菴羅公以修撰歸道經蕪湖病亟抵分項東甌爲調醫藥有揚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時公之舅爲言於項公閉呼項曰君子愛人以德

使我爲清白鬼項吐其實公責項曰我即死君寧無倖可贖乎事乃寢病間易申理前語公驚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潛爲解之賈得生不知爲公力也

蔣公士和與直指交無加禮直指以爲倨銜之欲巧詆以法抵粵悉取諸錢穀籍稽公出納無所得則搒掠凭推吏屬誣引公吏忍死不服曰

有之萬公不應飲粤地一勺水耳直指愈益慤
据撫益亟香山黃公佐家居養高不可致忽出
謁直指直指心喜巳獨能致黃公也自起迎黃
公黃公入揖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爲萬
公來公即欲捏之其人非可緇者直指心怍不
敢出一語事乃寢公之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
罌曰夫饒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
饒也公服其言

義槩

解縉性孝友重義輕利篤於故舊喜引拔士類文翰皆精絕嘗語人曰寧爲有瑕玉不作無瑕石

胡儼嘗督漕至三山中流有覆舟命僕夫急援之道見餓死者命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風雨大作所全活者數百人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

孫不孝繼卽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孫耶

司成李時勉以言忤權姦囚首木者三日炎暑殆欲不勝太學生石大用愴然號於衆曰師猶父也父師遘難弟子乃晏然坐視可乎衆莫應大用退杜門草疏願以身代時勉亟止之弗聽挾所奏詣銀臺投進銀臺以禍懼之對曰生以義死亦以義何懼之有疏聞　上並釋之

劉忠愍球從弟玭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郎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議論慷慨卒以直言取禍天下究之

許彬景泰中議遣大臣迎　駕朔漠公毅然請行曰主辱臣死分也敢靳一死卒能以大義折虜奉　駕以還然濵於不測者屢矣以是受知英廟特深

成化中司禮黃賜母死省寺監院無弗弔祭翰林獨未之詣也一日徐侍講瓊言於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衆或應或否陳愧齋音奮然怒曰堂堂翰林相率而拜中人之門天下其謂何斯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聞者懼然事遂已汪直之在西廠也氣焰烜赫出沒如鬼神一日有校士突入兵部郎楊士偉家拷掠及其妻孥衆駭莫敢闖焉先生其鄰也登墉呵之曰爾何敢

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厓先生曰爾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爲之縮頸 經濟錄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邁疾遝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死爲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死於京貧甚其子假貸於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金爲賻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劉公大夏嘗過歷山歷大忠祠念宋慈元后陵

縊經主輒泫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於義弗稱謀於白沙陳公甫爲之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

劉忠宣忤逆瑾矯　旨逮詣獄同繫者請行賄以求生大夏曰如此而死禍止一身稱貸免死則累及子孫且喪此一生矣法司附瑾意引例戍肅州公至河西買葬地不挈子姪侍行或以問公公曰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恩澤今發

配老死顧令子孫補伍豈人情乎　後齋藏記

戊辰春戴大賓以妙齡賜進士第三人及第劉瑾欲招致爲壻戴執義不從登科錄竟刊更姓氏瑾不悅遂絕婚戴乞養病歸未幾卒

翟鑾巳丑主考會試廉內外弊剗革殆盡文體爲之一變楊少師博蔣尚書守禮程尚書文德唐都憲順之羅修撰洪先楊編修名楊御史爵並表表皆公所錄士也公諄諭諸士不可以門

生座主結私恩而忘大義超俗之見時所僅聞

張羅峰當國甚器重何瑭衆翊　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元正相晤輒面數張十三愆衆爲愕然　栢齋集

器量

永樂中漢庶人謀奪嫡離間宮臣石首楊文定公時爲司經局洗馬兼編修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供食數絕又　上命莫測與死爲隣公勵

志讀書不輟同輩者笑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
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其不以患難介意如此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
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
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公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有素與公異者其
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里人有數窘辱公公爲
尚書時其人以吏來京師懼不爲容公薦用之

或曰彼不於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奈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金問坐繫獄十年非義相餽皆不受時黃淮楊溥同坐繫三人相得甚歡省躬念咎之暇各持一經講論曰此處憂患之道也

馬紹榮與永嘉姜立綱同僚久竝以能書名姜善子昂榮善宋克爲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身布衣不得齊榮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

抑馬君無以爲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
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拜
曰吾固不能窺君際也
助教李洪南昌人嘗言古廉先生因除庭樹被
罰是日先生方坐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猝至
前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縲絏合監師生來
觀者皆驚愕失色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
來與語曰某人某處講畢某處非某人今次補

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諸先生曰還校定高下出枷語畢乃行已而枷罪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獨具本願代枷事乃釋

薛文清為廷尉欲出一寃婦王振㗋言官劾公故出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厨下振問何以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為之動

敕歸田里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所介者寔公故人言公於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上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

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為史官因於讒說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於公有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槖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志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

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
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緣一峰家居偶留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隣
得濕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西矣一峰曠然不
以爲意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
其爲何官與公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
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

數也餓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睨御史不見孫伏堦下百狀乞憐公卒亦不較

徐溥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入內閣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以安靖調和中外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出於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

王公恕以中丞塡滇先此鎮守中官多不法乃百方巽悅公公不爲動察其政不便人者悉革之并剪其羽翼中人銜之公每出行部導從者十數人而止一日公出中人令刺客雜其中將乘罅賊之公於馬上遽問曰今從者何多一人因檢之得其懷刃客吐實因具爰書杖遣之而不加罪中人聞之欲自殺公偕三司謁之曰我所行之事不過爲民除害耳所罪之人不過爲

人淸恐耳公何與毋用過自疑也中人知無害已意乃惶恐謝罪不敢別行非義而百姓安堵矣

三原王公爲都御史時巡撫南畿嘗一日至吳市市井無賴乘醉面罵公於道公見之略無怒色但從容言曰此人醉矣命吏卒遣之

陳白沙素不與物競隣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氏子我必辱之於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

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慚而去

劉東山公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欲不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邪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弘治十一年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急宜斥退

侍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糾劾
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
乃漫無可否槩不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未有
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
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正賞罰以致人心惶
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瑢詔獄健等又上疏力救瑢得釋　令
言

謝公遷既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曰天祐皇
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處之裕如日
與客園碁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世廟御極言官聯疏劾梁公儲假宸濠衛兵故
縱反者請置詔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
仕去已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劾者猶不已
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嘗制
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也舊例凡閣下當制擬

高人鮮若銜着筆跡故不得誣而移之他
事在翰久入閣漫無建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
佞倖竊柄天下洶洶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
禮佯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宗崩於
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討擒之
始服公之才量　國琛集
嘉靖己丑遂菴楊公爲首相　上倚注甚切時
議禮諸公受知於　上相繼登樞要尚書霍文

敏公轄時爲詹事忌公尤切特疏劾公　上大怒制秩賜罷文敏猶欲根覆公門下士一網打盡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百凡家事公保護如子弟公任事時援育入文華殿供事以書寫勞例得京職時宰以公黨與恐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畀於文敏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疾卒於京其子奉柩還公猶易服吊其喪其子號泣曰人子罔不敢言親

過但恃德者不祥吾父負公而死天也廣公撫甲公笑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

雅量

張孚敬復用李時居次改兼吏部尚書事孚敬甚謹亦不敢有所牴牾而孚敬意更不能堪鄉議孔廟及言官馮恩獄客疏諍時出異論以微

結物情　上亦不爲動彗星見條陳三事曰務安靜曰惜人才曰愼刑罰且請宥太禮大獄諸臣報聞　上與少師孚敬務以刻覈嚴切爲急而時數用寬大調劑之所救解不少始時在禮部　上賜銀記一其文曰忠敏安愼至是寘之閣中而失之疏請　上亦聞特命補鑄以賜久之加少保冊　皇后爲大禮使　上在位久益明習政務嘗名時與尚書夏言從容品隲

諸大臣材器皆精當時歎服以爲非所及

長厚

金忠以尚書兼詹事有譖廷臣及宮寮者　上密令忠察之每白其誣　上或不喜即叉頓首言臣保無他即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全護者衆每導人寬愛無爲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能有闕誤引爲已過俸賜有餘周賑鄉族　仁皇初贈少師謚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

朱文恪善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爲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貸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値　談纂

彭文憲公薦人材未嘗私以語人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

王公翺於權豪勢要有所囑毅然拒之辭色俱

為厥處之不甚拂其情故人雖畏公而心不為
然累遭變無他虞公於恩仇一不介意嘗曰吏
部豈報恩仇之地耶
有以同年友事誣王華者人勸其一白答曰某
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說我
哉竟不辯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大夫之論甚
為不平欲具疏奏辯華馳書責止之曰汝以是
為吾恥乎吾本無可恥今乃無故而攻發其友

是反爲吾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
於是遂止不復辯

呂仲木關西人夏貴溪怙寵負才傲倪一世獨心敬仲木夏方與霍文敏交惡文敏之爲南宗伯也仲木爲貳文敏時時詬貴溪仲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噂非禮文敏疑其黨夏心銜之未幾仲木以考滿之都下貴溪時貴溪柄國矣得仲木甚驩亟欲援之爲助已乃對

仲木數短文敏至謂不可一日近仲木毅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以寸朽棄棟梁耶貫溪又以仲木附文敏而畏已歷歲不遷仲木乃致政歸 耿先生集

徐文貞歸里徧名親故一人取席間金杯藏之帽公適見之席將罷主者檢器亡其一羣索之公曰杯在勿覓也此人酒酣潦倒杯帽俱墮公亟轉背命人仍置其帽中只此一端想見前輩

之厚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
叅良楔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
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
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
致政歸祗是步行未嘗乘轎邇姪朴菴公名拯侍郎
及竹澗潘公希曾侍郎俱守此禮吾安敢違耶

退讓

國初丙申三月克金陵七月置江南行中書省以陶安爲左司員外郎陞郎中日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如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　上多其善讓

金文靖幼孜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且不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退菴古所謂金玉君子者乃其人也七人之中保全始終堅立名節如公者

恭不多見

洪熙元年正月命楊士奇兼禮部尚書尋改兼兵部尚書士奇辭曰臣爲少傅大學士已踰涯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 上厲色曰黃淮金幼孜皆三職卿獨二職人將謂何卿勿辭士奇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勞勤二十年故周以此祿何用辭士奇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受二俸已過分安敢復加蹇義言宜聽

辭學士俸士奇言辭祿當辭厚何取虛名　上
曰朕成卿志乃聽辭
修撰梁潛文名擅一時於詞林最鮮許可獨謂
吳琛詩文經義雄峻不羣每稱揚之乙未會試
以琛充同考試官校閱所得皆名士或欲薦琛
入翰林琛辭曰眩詞藻以躐華要此賈禍之端
也竟不肯以名上時同鄉楊士奇輩方以侍從
用事莫不重其恬退

廟復位素知薛瑄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名入內閣知制誥一日　上御便殿
召瑄入語移時諄諄啓沃皆有關於聖學君德
者尋命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瑄見
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
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
耿裕再入吏部上疏曰臣明敏不如尹旻公直
不如王恕人以是多之

王公翱爲吏部尚書忠清爲 英皇所任信仲孫以廕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强所不能以冀非分邪裂其卷火之

楓山章先生懋權福建按察僉事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宰尹公旻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云

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尹憮然驚歎知其意決特爲 上請從之時先生僅四十

一

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卽日上疏請以印讓

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弘治乙丑大學士謝公木齋乞致仕薦吳文定

公寬王文恪公鏊以代已言極懇至一時恬讓

之風感動中外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郎中劉公大夏者

遣人言於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大夏辭謝之卒不

往時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兩

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

不得共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
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
[illegible]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爲不
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後
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予今日
參政布政之力也
朱恭靖公歸吳[illegible]里[illegible][illegible]貨溢衢紛華滿耳入
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兒野翁環堵出與賓客

遊魚雅雅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爲曰
恐玉峰先生知也田廬閨閣猥事一不置念老
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覩當道疏
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爲人淡然自守廉不
徼名學惟務實思以友三代之英於百纖之上
臨終戒其子孫不得請恩於朝萬一臺薦以聞
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爲謚脫犯吾
父諱亡魂何安小子切記之終於正寢遠近慕

惜之　朝廷恤典不煩陳乞於是贈官太子太
保諡恭靖從公志云
楊士雲正德間爲翰林庶吉士授給事中以外
艱歸里養母不出嘉靖間舉遺逸有司强之起
至京師遷左給事中推爲官僚以病辭不就人
問其故曰吾豈能俯仰人以求進乎乞歸里居
二十餘年甘貧自樂不入郡城鄉人不知婚喪
禮節教以易奢爲儉所居環堵蕭然

稽毛澄極淳實陸完彼逮會推冢宰僉舉毛
堅執不允署至欲趨出遂舉王晉溪　國朝以
來不愛作天官卿者毛一人而已

慎密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問對語絕不以告人應制
之作亦削其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
及内事者指以示之

宋景濂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

[illegible][illegible]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　君猶父也天也

[illegible][illegible]欺耶　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為誰饌

[illegible]何物悉以其人及膳饈品對　上笑曰卿飲

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　上

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　上德猶天

地也將何以為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

一耳　行狀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讉者密為救解而

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
亦未嘗爲人言也
胡文穆公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
上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爲本
未嘗及人過失於奉　旨制勑視草即有所見
必具實以聞多見采納
石文隱沉默寡慾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
徐出一二語輒中節

敏悟

景清游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公求而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書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公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即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公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一日中使傳　旨命製元宵詩劉定之據几不

侍揮塡刻成四句七言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玉堂叢語卷之五　終